

新民晚报

《渥雪》：“万古留余黑鼎彝，十年染尽白须髭。紫毫烟墨知鸿语，锦瑟冰弦彻夜思。我马玄黄浑若我，伊人窈窕莫非伊。平明村角鸡声淡，正是江南渥雪时。”

几年前在台北故宫，参观了赫赫宗周青铜器特展。展品大都是近年在宝鸡出土的重器。其中有第一次在铭文中出现“中国”字样的何尊。可见孔子所说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，是服膺事实。楚

流逝的弧线

五一很欣慰于这样一个缤纷的花季，在她刚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，便有幸参加了全区文化体育界庆祝“五一”联欢会。

五一其实有一个颇具诗意和活力的名字“睿敏”。但她出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，所以父母喜欢叫她五一，叫着叫着，这就成了她的乳名，正儿八经的学名反而用得少了。

会场就设在区文化馆的多功能厅里。五一显然来得早了些，她走进那扇大门的时候，里面还显得有些冷清。她随意地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，随后打开了手机……

不觉中，音箱开始苏醒。二胡等器乐甜蜜的奏鸣伴着清纯的民歌，仿佛一缕金色的晨曦筛落进大厅，五一很轻易地被吸引了进去。

不一会，一位阿婆在五一的对面坐下，随手将一支拐杖斜靠在桌子的右侧。

“你好。”五一冲着对方客气地点点头。

“你好。”阿婆很有礼貌地一笑，只是她的声音略带嘶哑，尤其是在此刻音箱里流露出歌声的反衬下。

五一熟悉这支民歌。要知道，在她刚懂事的时候，母亲还常常教她唱这首歌呢！可惜，母亲的嗓音尽管响亮，但难免显得单薄；而此刻，在经过了音箱的过滤以后，这首民歌的层次如同近水远山一般地变得清晰变得越益分明起来，高音区激越飞扬，透明辉煌；低音处悠远飘荡，不绝如缕……

阿婆的一阵咳嗽声打破了美妙的意境。五一注视着对方，这才发现她的额头刻满皱纹，原先苍白的脸色这一刻憋得竟有点发紫。五一的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怜悯：“阿婆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哦，这几天，气管炎又发了……”阿婆摆摆手，尽力平复下来，“打扰你了，对不起。”

那声音沙哑得让五一难受，袅袅地萦绕在舞厅里的民歌似乎也因此收却了最后的余音。五一指了指阿婆面前的一瓶矿泉水：“你喝口水吧！噢，要不，我去给你倒杯热茶。”

五一说着站起了身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当她发现坐在五一对面的阿婆时，所有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吸引住了：“叶老师，你也这么早就来啦？”

“嗯。”阿婆说着站起身，“今天社区搞卫生，大伙都忙，我就自己慢慢走着过来了。”

“你坐，坐着别动！”工作人员慌忙劝阻，随后对着一脸疑惑的五一说，“姑娘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演唱刚才播放的那首民歌的叶老师啊！”

五一的嘴一下子张大大大的。她盯着阿婆的脸，在她那额头密布的沟壑般的皱纹中，似乎读到了一条弧线，一条如同用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在空中划出的流逝的弧线，心中不禁百感交集。

我马玄黄浑若我

——新吟附记之九 陈鸣举

面对这些伟大的古器，我已经须髭花白了。很奇怪，我几乎没什么白发，只是须髭花白了。这让我很庆幸，庆幸在有生之年，和伟大的上古相见，尤其是见到了青铜铸成的“中国”字样。你从哪里来？历来这么问自己，现在可以回答了，我从来处来。这来处是实在和顶真的。

这般的国家重器，见到了就难以忘怀。尤其是今人，出落在了簇新的时代，对于上古的惊奇，自然也是前无古人。古器拓片，也是空前地让人待见了。见到了毛公鼎、大孟鼎、散氏盘等等的旧拓，墨烟氤氲，古意安然，也见到不少前贤的题跋。相见有缘，仿佛听到了上古飞鸿的声音，忍不住应声作了些题跋。这些题跋，或是另纸书写，或是题在绢帛边上。现世烦恼太多，须臾之间，借它数千年烟尘，玲珑一下原本干净的心意，真是大好。

重逢古器，也就是重逢古人。古人怎么样？即使到了稍晚的魏晋时候，也是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的姿势。嵇康在世时，仿佛是世界所不容。他走了之后，世人都记得他了。美好是一种失去后才显得珍贵的东西。这使得原本可以很美好的人世，总是在

回忆里才突然地美好起来。再之后就是锦瑟了，李商隐的锦瑟，倾诉着年华和长情，他把年华和长情铸成了永在的古器。他的锦瑟，让人长夜想来，感觉温润莫名。

“我马玄黄”，是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，是说马老了，两眼昏花，或是说，这马在我很熟悉的毛色纷杂的模样。两种说法，都好像和我关联。

我的眼睛，经过治疗，好了五六年之后，又不好。这回是没法治了。就像马老了，躲不掉两眼昏花。还有呢，我如能遇见马，能看到的也就是它纷杂的毛色了。即使它的毛色如何单纯，我能看到的也是失真的。就像高速公路从松江新桥口子下来，见到的10号线站的那幢大楼。五六年前，我看到它是金色的屋顶。之后眼睛好了，突然发现它不是金色，而是灰色的。造化弄人，竟然可以到达这种地步。我马玄黄，说的真是我呢。

再则就是《诗经》里的“窈窕淑女”那一句，我指望，也相信，我认识的所有女子，都是窈窕淑女，都有各自美好的年华和境遇。

拂晓了，林中的鸟鸣，听起来错觉成了鸡鸣，春有些清冷，听说要下一点雪了。



今年在白龙山人王一亭先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。先生名震，是近代上海的佛门居士。尤其是在他的中晚年，除了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佛教活动，还热情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，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。

在他的书画作品上，铃盖的印章多为吴昌硕公的杰构，光辉夺目。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（图一），系吴公七十一岁时的佳作。据说吴公晚年很少独立完成篆刻作品，多假手于他人。可能是因为书画创作太忙，可能是刻印太费目力，总之老人家的晚年作，相当多是妻子、学生等人代刀。

举一个例子吧。著名的五厘米见方的“双忽雷阁内史书记童孺柳嫩掌记印信”（图二），二面长跋，很多吴公印谱中收录了这方巨印。因是委人代刀的，代刀者又不高明，所以结构松散，线条疲软，殊少感染力。很难说是一方成功的作品。虽然委刻者是大名鼎鼎的刘蘅石。明眼读者其实不难断定，如果是吴公亲为，会绝对精彩。

那么这方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呢？一亭先生得到过吴公的许多印章，尤其是巨印，多为动人之作。其他如“鲜鲜霜中菊”、“鹤舞”美哉，美哉！据许多研究者言，为王公所刻的也大多是委人代刀的。倘这方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系代刀作品，我斗胆推想，布字是吴公亲为，所以篆法、章法俱为一。而且，一定经吴公最后润色。难怪既有书卷气，又富金石气。是成功之作。虽然，仍有逊于其中年时代的辉煌作。

吴昌硕公印作的印边，往往把重心压在下部。就这方佳作来说，上、左、右均细而轻，下部粗而重，显得极为稳重。这是他常用的套路，不失印边处理的好方法。

历史上，在篆书作为通行文字使用的时代，没有“住”字。汉代编成的篆字标准字典《说文解字》中也不收“住”字。传统的，比较保守的篆书、篆刻家，往往都取“伫”或“驻”代替“住”字。所以，有些印谱释作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是欠妥的。

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是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《湖州》诗中的佳句，“行遍江南清丽地，人生只合住湖州”。好诗句向来明白如话，含意隽永。恬居僻乡的怪句，难入法家法眼。篆刻和格律诗异曲同工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仰望晚清四大家的作品，仰望来楚生文、陈巨来文等大印家的作品，无不明白如话而孕万千丘壑。光怪陆离的篆书篆刻，行不得

也哥哥。

王一亭先生是湖州人，长期客居上海。他的旧居“梓园”，虽已衰微破败，有“七十二家房客”，但仍在城南旧城区。仍未被辟为名人故居纪念馆，也许是历史老人的一个疏忽。以他的身份来说，除去艺术上的造诣，也相当显赫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；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上海分部的部长；连任过上海商会的会长……

尤为可贵的是，虽然他和日本的关系千丝万缕，吴昌硕公在日本的首次书画展即是他操办的，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上海，一亭先生秉守民族气节，坚拒伪职。了不起。所以他逝世后，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。

他的书画作品，至今仍受藏家热捧。画风属粗犷一路，其为人却很低调，热衷于慈善事业，喜欢帮人。晚年好像腿脚不良于行。我曾听张大伟兄在唐唐百丈头像揭幕式的座谈会上，说起唐丈早年的一件轶事：唐丈曾持老师函件去求一亭先生法绘。进了宅，见老先生正由一个高大的佣仆背下楼梯。见了信札，复返了楼上。须臾画就，仍由高大者驮下楼梯交付之。这个贴身佣仆，名叫丁福。大伟兄是唐丈高弟，听唐丈亲口告诉的。后来，有研究所代画史的朋友说，这个丁福，是个有点神秘值得研究的人物。可惜，区区对野史兴趣不大。

一亭先生和昌硕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。对于眷眷，一亭先生吸取了许多营养。昌硕公对之也非常眷顾，赐刻的印章既多且美。二公之情谊可为表率。吴公仙逝后大殓时，一亭先生果断介入，帮助解决了子孙析产纠纷。又把吴公托其保管的私房钱数十万银元，悉数交给毫不知情的吴公仅存之子东迈先生……

当然，就艺术一道，一亭先生虽臻辉煌，昌硕公则更为辉煌。我是吴氏艺术的崇拜者。尤其崇拜吴公篆刻。偶尔也会学他的印风，难免画虎之憾。但是，通过学习，能更深入理解其过人之处，体会其苦心孤诣之诚。自然，一位旧时代的艺术家，自有时代的烙印，不必求全责备。我看现在有些传记，追求高大全，把吴公描成杨子荣一类人物，则大可不必矣。日本人非常佩服吴公。他们笔下的二件公事，倒也有趣得紧，也丝毫不损吴公的光彩。一是庐庐的来历是因为得到友人相赠的古缶，据日本人考，是为鼎彝；二是吴公晚年，喜爱家里的丫头，不料该丫头逃走了，吴公伤心哭泣对邻人说“我情深，她一往……”，挺可爱的。

人生只合住湖州

陈茗屋



图一



图二

五月的榴花

谭萍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是唐代韩愈的诗句，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。说明榴花色泽艳丽，光彩夺目，煞是可爱。翻开古代典籍看看，写榴花的诗文大都与五月，与端午密切相关。榴花被人称为“天中五瑞”（包括蒲蒲、艾叶、榴花、蒜头、龙船花）之一。

想想看，在中国的传统佳节里，哪个节没有好花应景。桃花应清明之景，榴花应端午之景，桂花应中秋之景，菊花应重阳之景。所以写端午景致的诗文很少有提到榴花的。无论是杜牧的“只疑烧却翠云鬟”，还是李商隐的“榴花婀娜榴实繁”；也无论是刘克庄的“深院榴花吐”，还是殷尧藩的“榴锦年年照眼明”，都将榴花的高贵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们知道，石榴在我国落户已经有两千多年了，早在汉代，它已开始在我国栽培。据《群芳谱》记载，“汉张骞使西域，得其种以归，故名安石榴”。所谓的“安石榴”，就是安石国的石榴。安石国，就是现在的伊朗。自从安石榴在我国种植后，它的花朵就备受世人青睐，“夜久月明人去尽，火光霞焰递相燃”；“火齐满枝烧夜月，金珠含蕊滴朝阳”。正因为榴花霞光如火，所以才成了吉利、祥和、如意的象征。

成片的塑料饭盒、泡沫饭盒，甚至还有烂木头和动物尸体。

这种景象后来被一个王显明的老人改变了，这位名叫王显明的孤老每天无论刮风下雨，都会手拿捞杆打捞江面垃圾。春去冬来，年复一年，老人还慢慢摸索出了黄浦江流经吴淞段的涨潮时间，自己动手绘制出了一份《黄浦江吴淞镇段潮汐表》。

2003年11月27日，弥留之际的王显明念念不忘：黄浦江的水大家都要喝，保护母亲河的活儿不能停啊！

接过这根捞杆的第二位志愿者名叫吕信荣。他找到王显明师傅，主动拜王显明为师。2003年王显明老人病逝后，吕



书法 陆应标

位于闵行区最南面的吴泾镇有着黄浦江美丽的一弯，它呈现“L”字型，湍急而奔流的江水把吴泾镇揽抱其怀，仿佛碧青的翡翠，嵌入上海南方的版图。吴泾是美的，也是翠绿的，而吴泾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更是如七彩的瑰丽星星，散落在吴泾的这片璀璨天空。

就在浦江第一弯的转角旁，有一座吴泾公园，江木扶疏，江水洁净。在此临风观景，不免让人神清气爽。就在这“浦江一弯”上，流传着一根“捞杆”的传说。

20年前，就在这“浦江第一弯”上，有着一番不和谐的“景致”：由于地处江水回旋死角，垃圾杂物都洄流至此，那时，水面上常常漂浮着

信荣接起了这根捞杆。四年中，吕信荣和吴泾镇环保志愿者打捞出了400多吨浦江垃圾。

后来，张更大和张炉仙夫妇接起了捞杆，成了“第三代”传承人，而且一干就是十

江边打捞垃圾。2014年底，张更大老人被查出身患重病，才被迫放下了手中的捞杆。病床上的张更大，指定金枝根当队长，希望他成为尽心尽责的“江边守护人”。

为了稳稳接过这根捞杆，吴泾镇文明办决定发挥镇域内园区、社区、校区、厂区“四区”的力量，组建“王显明保护母亲河俱乐部”。志愿者们约定，每月农历月初一、十五轮流到江边打捞垃圾，每季度开展一次环保主题活动。从一个人，到一群人，“保护母亲河”的队伍如滚雪球般日益壮大，二十年来，累计参与打捞活动的志愿者已达19万人次，人均服务时间12.3小时，打捞

各类垃圾3500多吨。

时光荏苒，20年的坚守，20年的奉献，如今，故事还在延续，从一根捞杆到成千上百的志愿者队伍，如今的吴泾镇，已经形成1+2+7+18+X的志愿服务的格局。1是代表1个志愿联盟，2代表社会服务中心和志愿服务中心，7代表有7个1号里·邻里中心，18代表有18个社区服务站，X代表志愿服务基地和若干志愿服务团队，注册志愿者达到13186名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一项高尚行为，奉献自然成就美丽。七彩的志愿精神有如日月星辰，照耀着人们前行！

“一米阳光”照亮了美丽家园。

七彩志愿，缘起一根捞杆

杨绣丽

“一米阳光”照亮了美丽家园。

十日谈

浦江第一弯